

文学播客与田野调查

□ 宗 城

两种珍惜的存在相辅相成。一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杰作，一种是跨越圈层、致力于增加互相理解的链接。当莫言、余华、刘慈欣的作品走红时，还有不少有意思的作品因为作者缺乏名气，或缺少平台推广而乏人问津。一方面，尽管文学圈内互相唱和的书评不少，但能引发广大读者共鸣的书评稀缺。另一方面，类型文学领域，例如推理、耽美、古风等类型的作品，往往不缺创作者和同温层读者，但缺少将它们审慎地介绍给其他圈层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尽管有诸如豆瓣、小鸟文学、单读、ONE等线上文学平台的助力，纯文学杂志与科幻界的互动，乃至像北大的邵燕君及其学生对网络文学的勘探、学者张莉对于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和普及，作为大众与专业人士链接的文学平台，依然较为缺少。今天不缺少唱和的软文，但缺少面向普通读者又兼顾审慎态度的心声。在这个考量下，我与同路人做了一些普通的尝试，播客“席地而坐”是其中的一种。如今，它还有很多问题，但或许，我们搭建这座桥的过程，能为一些感兴趣的朋友提供启发。

2021年3月，我和朋友开启播客“席地而坐”。此前，我们曾以“夜航船”的名义举办过七八次线上对话，并将文稿发布在网上，聚集了一批可贵的朋友。但是文字仍有它无法抵达的地方，“太长不看”的声音萦绕在我们耳边。我们保留文字，但也希望加入一种更有利于跨界的形式，于是想到了播客，因为它是平等的声音艺术，且订阅者多为过去纸媒、公共空间的受众。最重要的是，它不用露脸，对“社恐”比较友好。

“席地而坐”是一档以创作者为核心的文化类播客，源自兴趣，没有商业企图。为什么叫“席地而坐”？有朋友想到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和朋友都很喜欢那部电影。另一层原因，你可以想象众人盘腿而坐，在大地上畅所欲言的场面。它回归到最质朴的交流状态，也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最平等的场合。我们取这个名字，是渴望保持一种平等、宽容、接地气的交流状态，对具体问题，我们观点不同，但在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上，我们是共同的伙伴。

我和朋友一起做“席地而坐”一年半，在小宇宙APP上有17000订阅，并不算多，但每一期都有稳定受众。播客这行除了头部，其他挣不了多少钱，所以也不会太难为自己，而是在市场和自我喜好之间找平衡，毕竟如果做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事，即便数据好看，持续下去也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消耗。

这期间，我们邀请青年作家蔡明、双翅目谈推想小说、刘子超谈旅行文学、张天翼谈女性主义文学，也设置过南方文学、科幻文学、方言小说、东北文艺等专题讨论。播客区的读者评论质量很高，经常能看到言辞真切、耐心细致的回复，看到那么多用心的读者，也会激励作者更好地创作内容，所以在不同平台里，我会比较看重播客区的评论。

在播客里分享文学，是想把它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和普通人之间的中介，除了头部创作者，还有很多作者的声音其实是被忽略的。这时候需要更多的中介，可以是写作网站，也可以是公众号、播客，播客不只是用来宣传书，也可以是播客内容已经足够细分，听众的敏感度也相应增高，敷衍的播客会很容易被听出，创作者要刺激自己做出更好的内容，毕竟互联网读者、听众卧虎藏龙，水平高的不逊色于专业编辑，甚至很多就是业内人士，换了个马甲又在江湖重逢。一种狭隘的精英、民众二分法并不能准确描述互联网读写生态，专业与草根之分也不再纯粹以阅历或圈子为标准，而是那人在网上展现的真实创作、评论水准。

但也有具体的困惑。比如资金。如何做到收支平衡？不挣钱，这东西能做多？比如说话方式，对于广东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播客是声音的平台，就要尊重它的玩法。很多老师进入播客没有调整自己的语言习惯，比如过于书面语，或者口癖较多，听众不买账，对自尊心会有打击，但这

恰恰是你面对真实的过程，你有没有勇气走出虚假互夸的舒适区，去看看别人对你说话的真实评价。我一开始被批评得很惨，比如粤语腔太重、普通话不标准，但也熬过来了，现在听众宽容了很多。

把播客作为方法，看待当代作者、平台、读者三者的关系，其实延续了我对Web2.0时代文学传播的思考。Web2.0时代早期，论坛、微博、互联网部落是文学互动的重要平台，以豆瓣等平台为代表，用户身兼创作者和读者的情况非常普遍，部分读者的评论水平不逊于专业批评者。2018年后，豆瓣已经淡出自己的鼎盛时期，公众号也走出红利期，短视频、音频乃脱口秀成了引发关注的媒介，例如以“二舅”为代表的短视频文学、《脱口秀大会》每年都会涌现出具有文学性的段子，乃至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出现的文学类播客，这其实是一个何等丰富的田野，一个正发生的时态。因此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想到了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田野调查”。它要求我们读书而不困于书卷，重视实地调查但不迷恋个人经验，实践、观察、应用、反思、重复实践，互联网同样可以是田野调查的现场。

2012—2016年是公众号发展的上升期，纸媒被自媒体挑战，公众号写作成为潮流。时过境迁，早在疫情之前，公众号红利期消失，面临短视频等媒介的冲击。当时我注意到，文化类公众号的打开率、阅读率持续下滑，反而是一种小众媒介愈发吸引公共议题讨论，那就是播客。2020年是中文播客快速增长的一年，因为疫情，大部分人居家办公，播客、腾讯会议等媒介都流行起来，其中播客入驻了大量前媒体人、脱口秀演员、广告行业人员、影视从业者等，播客宽松的氛围、对话的亲密度与颗粒感、和听众的链接感，让许多人逐渐把播客作为一种习惯，哪怕到如今，大部分播客依然不挣大钱，只能作为副业，播客仍然受到许多内容创作者的喜爱。

在这个背景下，读书、文学类播客开始增加。播客领域，文学类播客并非主流，但也有它固定的受众，除了专门做文学议题的跳岛FM，许多文化议题或讲书类播客也会讨论文学话题，比如文化有限、螺丝在拧紧、银杏树下、蜜獾读书、硬核读书会、普通读者、北海怪兽等。这其中，解读新书和经典文学的较多，像是过去喜马拉雅或得到APP讲书稿的延续，比较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对于文学议题、文学技艺的探讨。我自己印象较深的几期，比如“跳岛FM”邀请张秋子（豆瓣：安提戈涅）讨论《越过道德的边境：“三观不正”的小说该怎么读》，“随机波动”邀请历史学家罗新讨论小人物叙事（《【随机波动095】罗新：故事是江河，历史是海洋，人又是什么？》）、“梁文道·八分”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系列、“螺丝在拧紧”里杨潇和吴琦关于非虚构的讨论（《杨潇 x 吴琦：当海量信息淹没我们，如何生还，甚至创造？》），以及我们自己做的推想小说、俄罗斯文学、韩国文学对话。

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一场平民化浪潮，传统的文学评判体系随之受到冲击。前互联网时代，写作者要展示自己，走的是投稿、杂志发表、出书这条主流道路。今天主流的道路不变，但多了更多选择，不仅有线上文学APP、地下杂志、电子书，还有像豆瓣这样典型的UGC（User-Generated Content）模式，用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诸如豆瓣、晋江、起点中文网等不同写作平台，甚至更古老的天涯、黑蓝、榕树下等，写作者同时也是读者、评论者，写作者发表东西不必再等待三审三校，写出来就能发，读者第一时间就能提供点评，由于作者与读者在平台上的对等关系，尤其是陌生人之间，阅读意见就会变得更为直接，在网上写作，需要面对真实评价的勇气。

一方面，批评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溢美与恶评都很常见，另一方面这能够尽可能规避裙带关系、人情是非带来的“同温层片汤话”，写作者可以最快

“一种狭隘的精英、民众二分法并不能准确描述互联网读写生态，专业与草根之分也不再纯粹以阅历或圈子为标准，而是那人在网上展现的真实创作、评论水准。

这是一个下沉的年代，许多创作者都在思考，怎么让自己的作品抵达读者。

其实，无论是播客、短视频还是文字，如果它能在抵达下沉用户的同时，兼顾专业性，我觉得就是好的表达。

根据读者评价调整写作策略。在网文领域，连载小说作者根据读者反馈调整策略，已经成了常见的创作方式，互联网小说由作者和读者一同完成，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角色。

互联网造就了“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也没有可供所有人信服的标准来作为文学评论的准绳，其实不少的专业写作者、批评者、编辑也喜欢网上冲浪，深度参与到自媒体、播客、文学论坛的创建中，比如跳岛FM每一期都会邀请写作者或评论家参与，各家文学杂志也有自己的公众号，《收获》创建了APP，《单读》《ONE》《小鸟文学》等刊物为写作者提供了更多投稿选择。

这是一个下沉的年代，许多创作者都在思考，怎么让自己的作品抵达读者，是满足于小圈子里的互相恭维，还是被更多读者看见？从豆瓣、公众号到播客，载体变化，底层逻辑是有一致性的，那就是找到一个中介，创造良好的讨论氛围。

今天其实不缺少文学评论，也不缺乏写作者和读者，但今天的文学评论里太多空话、套话、情节复述、人情生意，太少耐心、细致、褒贬分明的老老实实在的文字。一些作者写批评，更像是为作家而写，为权威和个人圈子利益而写，他们的眼里没有大众读者，自然文字也不看重可读性。这些评论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服膺于既有评判秩序的流水线产品。

在今天，对于“下沉”的美化和傲慢无视恐怕都有问题。比如说，认为网上读者都是受热点、情绪所左右，内心看不起读者，不想和读者交流。又或者，完全拥抱一种流量的逻辑，群众爱看什么，你就赞美什么，这种对于多数意见的谄媚也不是认真进行批评的办法。另一个极端就是，一些作者的小说没人看，只能圈地自萌，反而怪起读者的品位，那也是自欺欺人。有感于此，我们决定走出写作的同温层，尝试播客这件事情，本分地说一些文学的尝试，也邀请新锐创作者，一同探讨文学话题和创作技艺。

行文至此，把播客作为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其实，无论是播客、短视频还是文字，如果它能在抵达下沉用户的同时，兼顾专业性，我觉得就是好的表达。但还是要泼一盆冷水，大部分播客，尤其是文学类播客，真的不挣钱，如果您抱着挣钱的目的，我诚挚地觉得，还是打消这个念头为好。无论怎么宽慰自己，在开花结果之前，大部分文学的旅途都是寂寞的，而你需要耐心、坚韧，需要忍受迷茫黑夜，而最终是否能坚持，取决于你是否真的热爱你所做的事。

■ 关 注

作为一位从苏州走出来的作家，王啸峰以往的散文和小说往往不脱苏州记忆，尤其是《隐秘花园》《浮生流年》等作品，以颇具先锋姿态的叙事雕琢苏州记忆，形成了其作品相当鲜明的辨识度。可是，在小说新作《四时成岁》中，王啸峰笔锋陡转，突破了此前着力营造的叙事调性，记忆迷宫墙垣倾圮，斑斓隐喻铅华洗尽，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地回归现实人生的平凡维度，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生活琐屑与精神世界，将日臻敏锐的笔触伸向寻常巷陌里的人间烟火，于俗世的一地鸡毛之中述说生活的真相。《四时成岁》共收录了11篇小说，虽是各自独立的短篇故事，主题上却有着统一的内在肌理，即对城市日常场景的摹写。与《吴城往事》相比，《四时成岁》的城市叙事模糊了地域特征，不再局限于“苏州城市小说”这一隅图景，从而赋予其主题书写以更广阔的普遍性。某种意义上来看，《四时成岁》堪称王啸峰的转型之作。

表面上看，苏州元素的消解抹去了作者以往鲜明的风格印记，但质朴的文字与洞悉世事的练达却又令这部新作的现实关怀充满了返璞归真的新气象。一个个看似破碎而暗淡的故事，拼凑出当代人的困惑与挣扎，毫无传奇色彩的喜怒哀乐之下是另一种形式的暗流汹涌，而生命的坚韧与世情的乖舛则构成了日常生活平淡场景内部跌宕起伏的叙事暗线。夫妻矛盾、子女教育、亲子关系……家庭生活中常见的矛盾与烦恼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述重点，在王啸峰笔下，生活的忧思纷沓而来，“拂了一身还满”。《四时成岁》中孙兰身处丈夫、继女与婆媳搅弄的家庭漩涡中心，如履薄冰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却得不到祖孙二人的认同，生活的疲惫感使她深陷身份的焦虑之中，终于在某个寂寞而软弱的时刻婚内出轨；《路口》中离婚后的林丽虽暂时摆脱了赌鬼丈夫，却得不到儿子的谅解，即将刑满释放的前夫和濒临精神崩溃的儿子将她逼进生活最黑暗的角落，辛苦构建的卑微自我一瞬间土崩瓦解；《一次约谈》中农村出身的王玉兰夫妇，好容易凭借勤劳的双手在城市买房安家，却从未获得心理上的归属感，面对儿子成绩下滑的事实，破碎的不只是儿子的天才梦，连同她努力想要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希望；《引力波》中郑小军刚经历了离婚风波，又不得不面对养老院里老父亲坚持再婚的打击……意外接踵而来，在生活的闹剧中，每个人都是油彩遮面的小丑，演绎着孤独的剧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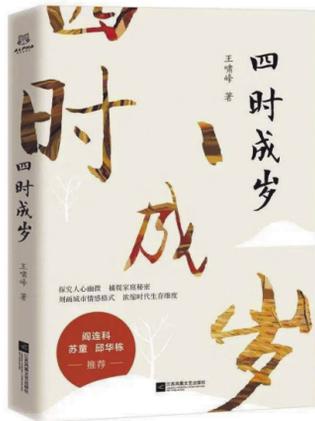
表现现实、呈现生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派”小说有意识地淡化典型塑造，致力于对人物及其琐碎人生的描绘，及至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们则力图恢复被前者所颠覆的宏大叙事，全景式地书写大变革中突出的社会问题。无论视野恢宏与否，笔锋往往指向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四时成岁》似乎着意收敛了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在传统“怨”与“刺”的维度之外另辟蹊径，以近乎零度叙事的冷静口吻讲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再现底层人物的苦辣辛酸。世情的衰荣、人性的幽微以及命运的无常，皆从柴米油盐嬉笑怒骂的日子中娓娓道来，众声喧哗之中，叙事者沉默不语。

小说镜像般折射出人世百态，有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亦有人与世界及自我的和解。《四时成岁》写青春错付、骨肉离心，写亲人算计、故友背叛，写人到中年的危机四伏与怅然若失，写那“被高楼大厦的灯光所映照”的模糊人影，在时间洪流冲刷下是那么多孤独无援，然而作者唯独没有写绝望。纵使生活过得冷若冰霜，林丽也依然保有期盼，面对儿子的疯言疯语，她仍“挠挠头发，擦擦脸，笑意从心底发出来”（《路口》）；贾文山罹患运动神经元的怪病，妻女、情人离他而去，身边只剩下一向与自己不睦的老父亲，他的满腔怨恨在生老病死面前陡然烟消云散（《神经元》）；张新民为救助穷困潦倒的师傅，仍能以德报怨，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后者的所谓纪念币，即使到头来发现自己遭受了更严重的欺骗，却仍然一笑置之（《胡司令》）。认清生活的虚无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并坚韧地活下去，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中所推崇的英雄主义，也体现了王啸峰对社会生活特别是都市人日常生活状态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使他从单纯地表达当代人精神困境转向更为客观细致地再现并包容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耳中双明珠》尤为精彩，在有限的篇幅中，蒋婉与母亲关系的变化，与蒋婉个人生活、家庭变故等有机地融为一体。面对母亲与继父新生的妹妹，过往的一切心结都烟消云散，蒋婉和妹妹是母亲耳朵上的一双明珠，给一地鸡毛的生活带来了感动和希望。显然，王啸峰的零度叙事并非绝对的冷眼旁观，文字间回响着悲悯的低语，为小说平添了一抹烟火缭绕的暖色。

虽然小说整体上偏向于冷静节制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作者依然在某些细节描写方面保留了一贯的先锋特色，并在具体技巧上有所突破。最明显的即是过去与现在双重时空的转换，如《一次约谈》中王玉兰在出租车上与司机发生争执，下一段笔锋一转，便随着她的思绪回到夫妻二人初到城市打工时的情景；《去年在里约热内卢》中，“我”与卢萍一边在上海招待巴西来的阿康与阿美，一边不断回忆起去年在里约热内卢阿康与妻子玛莲娜热情招待自己的画面，随着记忆的跳跃与闪回，现在与过去不断交叠，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令原本平淡琐碎的故事情节充满神秘的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也许有时略显散文化的倾向稍稍阻滞了故事的叙述节奏，却也赋予小说质朴而意远的美学意蕴，呈现出王啸峰独特的叙事风格。无论如何，《四时成岁》再次显示了王啸峰独具个性的叙事探索和不可小视的创作潜能，让我们对他未来的创作充满了期待。

寻常巷陌，人间烟火

——王啸峰小说集《四时成岁》 □ 季 进



无情与真情的辩证书写

□ 王春林

兼第一人叙述者功能的“我”的生活展开。早在18岁时，“我”就已经在暗中喜欢上了比自己年龄大10岁的小提琴手周晓。尽管“我”这段有着明显一厢情愿色彩的感情，曾经遭到闺蜜顾浅的坚决反对（“要我说你跟他真的不合适，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完全截然不同，还有年龄十岁的差距，我是真不信你俩以后能走得长远。”），但“我”却仍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因为坚定地相信自己爱的选择，所以，“我”才会从各方面考虑并支持周晓的未来发展问题。这方面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工作室的设立。看到“他在门口停留了好一会儿，眼神和脑袋里貌似在有心记转让店铺的电话”，“我”便“说这儿挺不错，回去联系一下吧，用来做一间工作室是可以的。我们默契地相视一笑，这事就算敲定了。我以为所谓真正爱一个人，就是想尽自己一切办法去为他做到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心里清楚，虽说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他，实则我是在为满足自己做事。那时候，我多希望我的爱可以单纯到热爱啊。”想不到的是，因

闺蜜顾浅的看法到最后果然一语成谶。因为身边出现了一个名叫丽萨的年轻女孩，周晓便在她的怂恿下开始在网上以直播的方式买小提琴的课程。网络直播倒也罢了，关键问题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晓的情感天平开始倾斜。最后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和“我”的分道扬镳。就这样，正如李建国一样，周晓也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男性的薄情寡义。

但请注意，如果说以上两条结构线索书写表现的，是现实世界一种不无残忍的冷酷无情，那么，“我”和红豆之间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世间真情的某种难能可贵。眼睁睁地看着李建国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明显冷落前妻顾浅的孩子红豆，身为闺蜜的“我”，因为曾经接受过顾浅临终前的反复拜托，便挺身而出，自动承担起了呵护红豆的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具体来说，“我”不仅主动把红豆从全托的幼儿园接回自己身边，而且还想方设法地满足小姑娘各方面的要求。毫无疑问，“我”对红豆发自内心的百般呵护所透露出的人间真情，与李建国、周晓他们俩的薄情寡义，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作家王忆的如此一种书写，让我们想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诗歌名句来。这个世界会好吗？尽管从李建国和周晓的行为来看，我们所得出的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答案，但“我”对红豆的那满腔真情，却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光芒。有了如此一种爱的呵护，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充满着希望。而这，从根本上说，也正是王忆如此一种“无情与真情的辩证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样一篇小说，之所以要被命名为“清晨大雨”，我觉得，与文本中曾经数次描述过的情节关键时刻的大雨场景紧密相关。第一处是在告别闺蜜顾浅的时候：“那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我经过她身旁时，特别笃定地说了一句：你是去天堂了吧。一转眼，人间也已经有好几年没再下过那么大的雨了。”第二处是“我”对周晓的一种美好记忆：“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明明前几天还艳阳高照，没过多久就大雨倾盆地往下落。”第三处，则到了小说结尾处：“我带着红豆出门时，也是早晨七八点，外面下着滂沱大雨。”正因为“我”和闺蜜顾浅都遭遇了情感上的无情打击，所以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才会是：“是啊，瞧瞧这瓢泼大雨，把这些纯粹爱情写得稀碎……”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最后的一句话，所以小说标题“清晨大雨”才带有了某种不容否认的象征意义。

■ 新作快评 王忆短篇小说《清晨大雨》、《人民文学》2022年第5期

虽然只是一个字数大约一万字的短篇小说，但王忆的《清晨大雨》设定了两条彼此关联的结构线索。一条线索以往事回忆的形态，主要围绕顾浅这个人物而展开。顾浅是一个命运不幸的女性，很小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双亲，只有一个比自己小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但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到姐弟俩都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之后，这唯一的弟弟却在一次学校的野营活动中莫名失踪。从此之后，顾浅便只能独自一人孤苦伶仃地在城市里行走打拼。她之所以不管不顾地执意要嫁给比自己小5岁的李建国，一方面固然因为李建明的家庭与个人条件都不错（“高学历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待人接物也很有一套”），但在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倍感孤独的顾浅迫切地需要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她不吭声，只是抱着头哭了好久才说，‘我真的只是想要一个家而已……’”）。然而，由于身体的缘故，顾浅年仅30岁就不幸因病而撒手人寰：“在顾浅生命漫长又短暂的三十年里，她一直都是一个始终保持体面的人。她似乎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很优秀，但也知道她并不差。只可惜英年早逝，明明晓得身患重病，却偏偏硬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个打小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就是红豆。自然，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顾浅过世没多久，薄情寡义的李建国不仅另有新欢，而且很快就结合在一起，还生下了另一个孩子。

另一条线索，则更多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主要围绕身